

白壽彝 著

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

楚圖南



K0/4

白寿彝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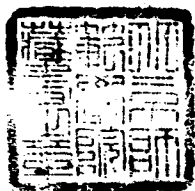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11340



911340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作者白寿彝同志是我国老一代的著名历史学家。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问题是应该引起史学界重视的大问题。多年来作者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、史学遗产的整理、史书的编撰、中国史学的发展、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、史学传统、历史文献学、历史文学以及整理古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这里汇集的二十三篇文章，反映了作者研究这些问题的历程，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。

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

白寿彝著

责任编辑 陈协荣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 8.125 印张 187 千字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(4,600)册

统一书号11105·61 定价1.04元

题 记

这本书，主要是谈两个问题，历史教育问题和史学遗产问题。这两个问题，我认为，是当前史学工作应该认真研究的，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。前一个问题是关系到史学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，关系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量的问题。后一个问题，是关系到怎样总结我国史学工作的经验教训，为推进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的问题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开始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，这实际上就是试图对史学遗产进行总结的工作，但在当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。一直到1961年，我写了一篇《谈史学遗产》，才把这个问题正式提了出来。后来，又零星地写了几篇有关的小文章。1981年一月起，我又把这个问题捡起来，先后写了四篇《谈史学遗产答客问》。后来又就历史文献学方面的问题，写了一篇答客问。我写的这几篇答客问，比着1961年那一篇，在内容上有所发展，但还是很粗浅。我现在认为，从历史观点、历史文献、史书编纂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论述史学遗产问题，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挖掘出来，供我们参考的。我想把这些问题继续研究下去。此外，还有别的问题，也想有机会谈一谈。我们祖国的史学遗产很丰富，尽管其中有很多糟粕，但有不少有生命力的东西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应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，使它们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。

我很感谢楚图南同志，他对我这项工作始终给予很大的鼓

励。我在云南大学讲中国史学史，那时他是云南大学文史系的系主任。是在他支持下，我开了这门课的。1961年，我那篇文章发表后，他立刻就看了一遍。几天以后，他见了我就说，这篇文章写得很好。他说，他还给这篇文章写了一首诗。但这首诗始终没有给我。1981年，我发表的那四篇文章，他都一篇一篇地看了。我的第四篇文章发表后，他在一个会场里见到我，见面就说：“看你这篇文章的表示，好象不准备再写下去了。你应该继续写下去，不是四篇五篇地写，而是要四十篇、五十篇地写下去，这对青年读者有好处。”我就是在这样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五篇。现在我出版这本小书，他又在封面上题了字。他的深切的关注将不断地在工作前进中给我增加力量。

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。从事历史研究工作，还要多几年。这实际上，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，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。但长期以来，我只是简单地认为，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，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，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，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。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，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。1981年夏，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，我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遇到适当的场合，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因为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还很很成熟，在发言内容中，有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，也可以说有不断发展的地方。现在也把这些讲话的记录汇集在这里，供同志们参考、批评。

我认为，这是两个重要的问题。这本小书的出版，尽管内容很粗浅，却希望能引起同志们的注意，进行逐步深入的研究。

近年因视力不佳，文字工作很受局限。亏得有几位同志帮助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。刘雪英同志为这本小书搜集文章，并进行抄

写、复制和编排，费了很多工夫。瞿林东同志帮我整理了一些文章的记录。马福月同志做了许多篇文章的笔录工作。朱桂同同志也做了记录的整理。我在这里对这些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。

1982年12月2日，白寿彝于北京

（马福月笔录）

1245

目 次

题记	(1)
----------	-------

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

——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在武汉师范学院讲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

——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九八一届本科毕业生大会上的 讲话	(17)
--	--------

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

——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市史学会上的讲话	(3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谈史学遗产	(44)
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漫谈史学传统三事	(7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谈史学遗产答客问	(79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谈历史文献学

——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	(93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谈史书的编撰

——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	(109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谈历史文学

——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	(125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再谈历史文献学	(14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关于整理古籍的几个问题	(15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	(157)
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	(169)
要继承这份遗产	(173)
悼念顾颉刚先生	(179)
悼念郑天挺同志	(187)
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	(192)
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	(198)
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	(214)
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	(225)
治学如积薪，后来者居上	(247)
与友人谈读书	(250)
要认真读点书	(252)

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 和史学遗产的整理

——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在武汉师范学院讲

二十年前，也是纪念辛亥革命来过一次。二十年后，为纪念辛亥革命又来了。来了么，就这个机会跟同志们见见面，感到很高兴。

今天来跟大家谈谈心，谈谈这几年的感受。就史学工作来讲，这两年，我个人感到形势很好，好象开始有点味道了。我感到有两个问题对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说很要紧。当然，要紧的问题不只两个。但比较重要的是两个问题。一个是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问题。这个问题在社会上不很受重视，没有摆在一定的地位上。我们搞史学工作的人，过去也不是很理直气壮。历史有什么作用啊，既不能生产粮食，也不能织成布，也不能发明这个，发明那个，有什么作用？我看这个问题应当谈谈。第二个问题是史学遗产问题。中国历史长，有着丰富的遗产。历史遗产内容很多，就我们搞历史这门学科的人讲，应该如何对待史学遗产？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。毛主席提出了应该注意历史遗产问题，可是，好多年，我们没有这样做。就史学来讲，更没有听到什么人说。从实际工作上说，有不少老同志在史学上做出了一些工作成绩。但作为问题提出来，好象还不多。这个问题今天还是应该谈

谈，我想谈点经验体会。

第一个问题，学历史有什么用？这是个大问题。想把这个题目收缩一下，即史学工作在教育上有什么作用。我们师范院校是搞教育的，史学工作在教育上起什么作用，这个问题应怎么看？我看历史工作在教育上很重要，是必不可少的。研究历史要了解社会发展规律，这话是对的，但是不是还可以具体一点？讲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，我看有四条。

第一条，就是历史的学习，帮助人们从青少年起一直到老死为止如何做人，帮助人们了解或者理解做人的道理，这是最要紧的一条。这些年，我们把这条扔掉了。学历史，第一条就要懂得做人的道理。什么叫历史？历史讲的一方面是不少的人合作、互助、分工；又一方面，是压迫、斗争。这都是大的方面。不算自然史在内，历史就是人的历史，讲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，各个方面的关系，有阶级之间的关系，也有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，一直到家庭内部人与人的关系。

从历史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习到极其丰富的人类生活。在历史中，人的生活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广阔的园地。现在有人不想这个，而是掉在书堆里边去了。现在书堆不是那样大，是小书堆，掉在小书堆里边去了，叫历史书把自己束缚起来了。不注意历史所展示的人与人的关系，我看不怎么对头。学历史的应该从历史中看到人与人的关系，看到怎样做人，哪些事情，哪些人物应该表扬，哪些人物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上有一定作用。我们这样讲，不是把历史变成一部伦理学，不是拿伦理关系衡量历史人物，而是从历史发展长河边估计一个人的作用。这个人可能是历史上起很大作用的人物，但历史上也有一个一个的普通人。没有一个一个的普通人起作用，大人物也就起不了作用。历史是一门

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一门学问。绝不能忘记历史不能离开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破坏，它遗留的问题之多，都是跟历史条件分不开的，是历史的产物。人与人的关系该怎么处理，处理不好，出了多大的问题，带来多大灾难？这条，我看很要紧。中国的古老传统，有这样的话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”。这是《周易》上说的。意思是：对过去的事情，过去的道理，过去一些人的行为多知道一些，这样才积累起德性。这个德，包含的内容很多。道德、品德、学问、知识都在内。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这个基本东西。从历史里边学的就是怎样做人。封建社会里有一个对儿童教育的代表性著作，即《小学》。这个书讲的是一些嘉言懿行。它把这些嘉言懿行，即过去历史上的名言，过去历史上认为好的活动，编成书，叫小孩们去读。封建社会，有它的时代要求，阶级要求。在今天我们也应当有我们的要求。我们在这儿不能只讲空的，只讲应当这样，应当那样，是不行的。我们对小学生，或者再大一点的初中生，通过历史进行教育，告诉他们怎样做人，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是搞教育的，就要搞这个工作。不能把教育看成那样简单，立竿见影，今天上了课，老师一讲，人都变样了。不是那回事。教育是个什么工作？潜移默化，耳濡目染。老是接触，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，才能够起不断教育的作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少年，看惯了打砸抢，觉得这不算个什么。现在我国犯罪的，就青少年犯罪来说，当然也要用法律制裁，或者判刑，或者教养、劳教，但这都是治标的办法。他们为什么犯罪？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，好多是莫名其妙地就犯罪了。无知啊，好多孩子由于无知，看惯了那些打砸抢，不认为这些事情有什么了不起。这就说明，年轻时候教育作用的重大。等到成型了，再进行教育，有一定作用，

但比从孩子时期起就进行教育，力量就差多了。学历史的应重视这个问题，自觉地担负起教育的重担。有人认为建设四个现代化，我们使不上劲。这是不对的。谁来建设四个现代化？要人来建设，没有人不行。从西方引进整套设备和先进技术，没有人不能操作。这还是知识技术上的问题。而操作技术的人首先还是要有一定的修养。这样，思想就很要紧。我认为历史教育就是思想的根本教育。我们要有这个信心，要好好学习这个道理。不能把这个事情理解成读两本书，写两本讲义而已。当然，要读书，但历史工作的意义比这远大得多。

第二条，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，就是人类怎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，又怎样克服了自然条件的困难，又怎样利用了自然条件为人类谋幸福。人类发展的历史同时就是对自然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。这一条很要紧。我们讲历史为什么要讲生产力？讲生产力时，不要把生产力平摆，说说这个事儿就算了。讲社会生产力，讲科技发明，里边要有思想，没有思想就干巴巴的，有思想就把东西讲活了。要讲人类对自然条件克服和利用的过程。

人类生活不能脱离自然条件。有些国家原来很穷，但发现石油，黑金子，马上就富了。这是自然条件的关系。欧洲以地中海为中心，海岸线很长，象中国这样大国没有。中国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大陆国家。这种地理条件、自然条件对人们的活动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。这个，我们要承认。但更重要的是克服自然条件，利用自然条件，改造自然条件。对自然，我们要注意：人类对自然是控制、利用，不是创造；那是创造不出来的。

历史告诉我们，社会不断地前进，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，同时就是人类改造自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。这一条很要紧。要紧在哪里呢？自然条件并不是那样限制人类历史，再困难，我们只

要斗争，想办法，就会不断取得胜利。我们讲历史，学历史，没有这一个思想来贯串不行。特别是我们今天的课程，讲中国史，讲世界史，一讲就是三、四年，全讲散了，抓不起来。这是一条。这条很要紧。第一条是讲做人的道理，第二条是讲人类改造自然的道理。

第三条，讲历史还要讲历代治乱兴衰。讲历代治乱兴衰不能象今天这样讲法，讲得那样简单，讲统治阶级怎样坏就行了。不能这样讲。要讲历代治乱兴衰这个基本道理，还要重视政治。我们讲历史，资产阶级也讲历史，他们脱离了经济条件，脱离了经济基础去讲历史，我们不能那样讲。我们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，不能讲成条条框框。这个问题，过去的政治家给我们讲了，但我们这儿的书生有时还不懂。比如秦始皇灭了六国，第一次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统一局面，那好不简单。并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建树，也不是秦始皇一代人的建树，是几百年积累起来的，才成了这个局面，好不容易啊。但秦始皇做皇帝没有几年，秦二世接着做，很快地，陈涉、吴广起来了，那么一吆喝，秦朝就崩溃了。接着刘邦建立汉朝。刘邦也不懂当皇帝能有多大的好处。叔孙通定朝仪，他喜欢得不得了，这才尝到皇帝的滋味。秦汉之际的重大变化，给西汉初年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要问秦为什么亡？汉为什么兴？秦汉兴亡，这是当时的大学问。原先刘邦一点社会地位没有，一点力量没有，一下子几年之内他当了皇帝了，这个问题怎样讲。西汉政治家，西汉思想家，西汉史学家都关心这个问题。隋唐也有类似的问题。隋文帝统一了，他有这个本事？这是南北朝多年形势发展，到他那时候，南北统一了。也没有几年，唐取而代之。唐初人也要讲这个问题：隋何以亡，唐何以兴？这是一个政治问题，也是一个历史问题。现在咱们不是也有一些问题

吗？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就是谈这种问题的。学历史，要研究历代治乱兴衰。研究这个问题干什么？对我们学习历史的人讲，就是在政治上给我们以启发，培养一种关心政治的兴趣，培养我们观察政治的能力，它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。现在我们讲历史，讲得与这没有关系，对历代治乱兴衰只是随便轻描淡写地说说，那不行。我们还应深入到历史里面去：作为那时候的人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；作为今天的人又怎么分析这件事。这样，以历史的教育来说，对于提高群众觉悟、政治觉悟有很大帮助。“四人帮”为什么能那样横行呢？有各种原因，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很值得我们吸取教训，就是因为相当多的人有政治盲目性，不理解这个问题。当然这不那么简单。我今天这样说，有些轻易了。但我们应该承认有这个因素。要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不是一朝一夕的。从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，有这个责任，历史教育可以起这个作用。不能说起多大作用，但要起作用。这一条很重要。当年，毛主席提倡学历史。现在看，搞组织工作的，搞政治工作的都应当学历史。光知道现在这点事儿是不够的，没有说服力。现在宣传学习近代史重要。前些天报上登了清华大学讲近代史的好处。近代史与我们密切，应当学，但我看还不够，应当通上通下的，眼光更开扩一些，看得更远一些。这样，有好处。

第四条，学习历史，研究历史，宣传历史知识，进行历史教育，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。这个目标是什么？即进行历史前途的教育。要引导大家向前看，不是向后看。不能说搞历史就是搞过去的东西。学历史当然首先要了解过去，但了解过去干什么呢？为了解过去而了解过去吗？历史部门很广，辅助学科很多，也要有个分工。区别来讲是如此。但总的讲，历史的重要责任是要进

行历史前途教育，要问将来怎么办。了解过去是要解释现在，而更要紧的是要观察未来。说我们学历史的人对将来的观察会有多么准确，我看那是夸大。但是历史知识丰富了，对历史有比较深的理解，对于未来前途，祖国的前途，世界的前途，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。这一条很要紧。我们把历史的工作看成向后看的，那就不行了。有好多事情，比如前不久，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、民族学会开了个会，讨论中国各民族关系史，有好多意见。有的认为中国民族关系在历史上以友好往来为主；有的认为以战争、矛盾斗争为主。都有他们的理由，都有他们的根据。我看这个事儿，不必那样争。不管打仗也好，友好往来也好，但是几千年的民族历史说明什么呢？几千年的民族历史的发展愈来愈密切，这是历史上的主流。打仗怕什么，亲兄弟还打架呢，打完架就算了吧，还算这个帐？但总的讲，民族关系的发展是愈来愈密切，往前看必然是更为友好，更为团结的。从政治斗争上讲，从经济建设上讲，从文化领域上讲，咱们克服了多少困难，取得了一步一步前进的成就。历史就是曲折的，有时候又会反复，有时候又会倒退，但是总的倾向是愈来愈进步的。过去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，有什么理由说现在我们不能克服困难、将来不能克服困难呢？问题是能不能团结一致，现在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。历史前途教育很要紧，把历史前途讲清楚，鼓舞大家的斗志，这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，政治思想水平，促进四个现代化有很大作用。

历史工作不只限于课堂，不只限于研究室，它的重要性，它的影响之大，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。我们北师大有个同学，毕业后，在外面教了许多年书，现在桂林。办了个小报，叫《历史知识》。桂林的出版局只限制他们在桂林办。桂林没有多大，比武汉小多了。这个历史小报两周出版一次，八开小报，给小学生看

的。在那么一个城市里边，一出版就卖了一万份，再多也能卖。小学生很爱看，家长很赞成。这个事情可不是件小事情，是件大事情。我在北京知道了这件事，在这里也宣传这件事情。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办这样的事，从儿童就灌输起，就进行历史教育。办这样的历史小报，要不了多少力量。他们是两周一次，字数不多，不要大文章，古今中外都有，给小孩子看。小孩子很高兴，从里边知道很多东西。我看是不是各地都可以办。稿子不是太难，教育局跟市属学校一说，到时候送稿。当然发行是个事，但这不会赔钱。各地都需要办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今天，我在这儿提提，咱们是不是也办一个历史小报。可能认为我们是大学，不能办这事。这是不对的，就是要办这个事儿，师范院校更应当办。我在北师大说起来时，开始有人不赞成，说你尽找事。我看这事儿找找，还是可以的吧。这事很要紧，历史教育的作用可是太大了，不能低估。

现在我们的课程设置的问题很大。历史系教历史，教中国史、外国史，一拉三年、四年，分散了，不能集中起来把历史发展的总形势告诉学生，效果很差。我是主张教一年中国通史，世界通史也只教一年，不要多教，要让当前学生懂得历史是个什么东西。现在这样拖拖拉拉地不行。可是很难通过，不少教师首先不赞成。这是历史系的课程。文科各系呢？各自是王国。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是怎么样。我们那儿是这样，各自是王国。这个系不学那个系的课。我看这个不对。作为历史课，文科各系学生要学，理、工、农、医都应该学。不学历史，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，他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个什么样儿的人。而且课时还不能偏少，两点钟不行。这个，咱们要提倡。而且要敢于说，理直气壮地说，就得学历史。哪有大学生不懂得什么是历史的。我这样一宣传，有人就说这样办，咱们历史系就麻烦了，没有这么多师资嘛。我看这个不要紧，怎么会没有

呢？内容差不多，多开几个班就是了，没什么了不起。要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，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的事业和责任。大学里，文理工农医，我们要主张都要学历史。不学怎么行？

这是第一个问题，谈的是学历史，是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。这是我的感受，不一定对，希望大家批评或补充，教这个说法更丰满一些，从而把历史科学摆在应有的地位。首先在我们史学界要有这样的理解，还应该推广到社会上去。当然我们也要做工作。象我刚才说的，要是有兴趣，要能办个小报，会起作用的。对历史学社会地位的提高，我看不能单靠学报这类刊物，我看还要靠历史小报。现在我们的文章，是叫专家看的，叫同行看的，不是叫外行看的。还要写给外行的人看才行。

第二个问题，谈谈史学遗产问题。这些年，咱们对史学遗产问题不够重视。在一定时期，显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。有些看法，我看不一定对。

一个看法，认为过去的史学遗产，是历史资料。除了当作历史资料之外，它们没旁的价值。那些年我们不是搞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么。二十四史每一种出版了，都写一个出版说明。出版说明一上去就批评一通，说这个书是英雄史观，唯心史观等等。你为什么还印它呢？笔锋一转，说在史料上有价值，还有用，因此我们要印。写出版说明的时候，自己气也不壮，总拿不准这个工作究竟可做不可做。后来想，作为史料来看，总不会错。这个眼光，今天看来很狭窄。当时写出版说明，我也在内，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过去的史学工作给我们留下来了大量的历史资料，不错。可是，给我们留下来的历史资料，并不一定都是记史实的，还有更多方面的东西。其中有好多哲学观点、历史观点、政治观点、经济观点、文化观点，有很多科技成果，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，有